



当前位置：网站首页 > 诗文鉴赏

陆叡《瑞鹤仙·梅》赏析

【作者】张厚余

湿云粘雁影，望征路愁迷，离绪难整。千金买光景。但疏钟催晓，乱鸦啼暝。花惊暗省，许多情、相逢梦境。便行云、都不归来，也合寄将音信。孤迥。盟鸾心在，跨鹤程高，后期无准。情丝待剪，翻惹得，旧时恨。怕天教何处，参差双燕，还染残朱剩粉。对菱花、与说相思，看谁瘦损。

陆叡系绍定五年（1232）进士，曾做过沿江制置使参议、礼部员外郎、秘书少监、集英殿修撰、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兼淮西总领等高官。此首看来是他青年时代的作品。

此词营造的是一派凄迷、悲凉的意境，融铸于意境中是词人一种烦乱、忧伤、悒郁的心情。他大约是刚刚离开家乡，奔波在千里迢迢的旅途。望长天灰云漫漫，一行大雁正如自家一样啾声哀哀地飞向远方的空茫。“湿云粘雁影”中的“湿”、“粘”二字用得十分绝妙。云湿，意味着将要落雨，它能将雁影“粘”住，表明雁飞得无力而缓慢，其实这都是词人眺望长空雁阵时的一种主观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是独特的、准确的，因而当他用一个千锤百炼后的“粘”字将这种感觉贴切地表现出来时读者就觉得非常新颖、触目，立刻就和自身曾经有过体验发生共鸣，不禁击节叫绝。

仰望云天之后，词人便放眼前瞻，前面长路漫漫，征尘迷濛，“愁远”之情自然又涌上心来。家乡是一步比一步离得远了，亲人的面影，昔日的温馨纷乱如丝地自己的心头缠绕着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又怎能整出个头绪来呢？

以下词人继续抒写旅途的辛劳和感怀。“疏钟催晓，乱鸦啼暝”二句写出他晓行夜宿的情状，清晨晓钟催他出发，黄昏乱鸦迎他寄宿。一个“催”字点出千金难买的光阴之倏忽不停；一个“啼”字点出在昼逝夜来的匆促行旅中心情之哀伤如乱鸦的悲鸣。其实“疏钟”也无所谓“催晓”，“乱鸦”也无所谓“啼暝”，这“催”与“啼”不过是诗人的一种感觉，一种内心情绪的外化，是诗人主观情绪对客观外界景物的渗透。“花惊暗省”以下数句是诗人在行旅的寂寞中对昔日欢情追忆与眷恋，诗人与新欢的相逢只能在梦中恍惚的瞬间；而音书的久吝则更增添了心中的幽怨与悵恨……

下阕进一步抒写词人客居异乡的情怀。“孤迥”二字是一个总的概括，“迥”者，深远也。孤寂因离家愈远而愈深，真乃“离恨恰如芳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者也。“盟鸾心在”数句表明词人盟誓之心不变，但毕竟不能如仙人似地跨鹤出世，在茫茫红尘之中前程尚难逆料，情丝还是趁早斩断为好；然而正待剪时，反而惹得旧情更浓，怀恨更炽。这样就把词人对恋情欲罢不能的矛盾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“怕天教何处”三句是一个诗意的象征和哲理性的感喟，从字面上说，诗人是吟叹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有双飞的燕子，就难免衔落花染蕊粉；实际上是指人，都难于逃脱男女之爱，而一旦为爱所持，便难于摆脱相思之苦，这是古往今来人类注定的宿命。因此接下来词人便在想象中遥对他的所思者说：“咱们都对着菱花镜瞧瞧吧，看谁在相思中瘦得最厉害？在外飘泊的我一点都不比你少瘦呵！”看来词人陆叡实在是位情种，他的痴心并不比他闺中的所爱差呀！

【原载】《宋词鉴赏辞典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出版

收藏文章

打印文章

关闭本页

发表评论

阅读量[103]

评论数[0]

关于我们 | 联系方式 | 意见反馈 | 投稿指南 | 法律声明 | 招聘英才 | 欢迎加盟 | 软件下载
永久域名: www.literature.org.cn www.literature.net.cn E-Mail: wenxue@cass.org.cn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